



方東美教授與佛學的因緣

周金庚

方東美教授一生研究哲學，在佛學中，最推崇的是佛學的華嚴境界。而在他臨終之前，又虔誠的歸依佛門。這一段因緣，很少人知道。現在我把它寫出來，以表達我對這一代學人的懷念。

我與方教授論交已有二十多年，完全是性情相近，志趣相投，見了面只談佛學，雖然有時候也談到學術發展，人生哲學，而最後總歸結到發揚中國固有文化。尤其強調要使中國的大乘佛教弘傳到世界各國，使全人類都能獲得佛法的利益，這一點我們兩個人的意見都是完全相同的。

方教授對於佛學的造詣，是花了平生的工夫用生命去實證的。青年時曾在南京親近過歐陽竟無大師，大師是清末民初居士中最負盛譽的唯識學者，方教授對歐陽大師及楊仁山先生的幾位門人的解行修證都表示讚佩，但對竟無先生之考證大乘起信論之真偽問題，却說：大乘起信論即或為後人所偽造，而內容完全符合佛旨，歷代相傳，學者仍然應該奉為圭臬，因佛法中的所謂「依義不依語」的原則，無論大乘起信論是否為馬鳴菩薩所著，它使學者讀了之後只有好處而無壞處。方教授這種看法實在是真知灼見，給後世執著「文字相」的學者一記當頭棒喝。

方先生不慕虛榮名位，生活淡泊簡樸，每日讀書之外，經常不愛接見賓客。四十七年秋季，有一天下午我到他家，知道他的習慣如此，但我們嘗試著把名片交給他的女管家，她雖說：「方先生不在家」，我却堅持要她遞進去，豈料方教授穿著睡衣趕忙跑出來親自開門，歡迎我一同走進他的客廳裏暢懷而談，討論到佛學上的許多問題，彼此互相發揮，三小時過去，欲罷不能，女管家把飯菜放在桌上，方夫人也出來站在旁邊，似有留客便餐之意，我以持齋之故，始依依告辭而別。

方教授有一次應邀到美國講學，臨走之前的一個月，我曾去

拜訪他，看到他正在親自檢書裝進幾個大木箱，一看竟然都是大藏經。我問他為什麼要這麼多藏經出國，他說到美國講課主要的是闡發東方哲學，自然離不了佛家三藏，而大乘佛學就是哲學中的最高理論。至於一般哲學思想，講得雖妙，也不過接觸佛學思想的邊緣，還未達到思想的核心，所以我去美國擔任客座教授，必須隨時要參考大經藏，故不得不先交海運寄去。

回想在十六年前某日下午三時，我會邀請他為台大晨曦學社與師大中學學社以「差別境界與不可思議」為題，在台大最大的一個梯形教室作了一次專題演講，聽眾爆滿，座無虛席，他口若懸河地講到下午六時，吸住了每一個人的心，使大家虔誠地靜聽，都忘了晚餐時間已過，這是何等感人的場面，可惜那篇講詞，他指定一位台大的門人紀錄，可是我始終沒有取得原稿，使慧炬雜誌無法刊出，這是我當時沒有錄音的錯失，到現在後悔也來不及了。

方教授對於慧炬，特別愛護，因為他對於援引青年人學佛極感興趣，而對一般青年學子，無不提携。尤其鼓勵研究生撰寫佛學論文，如指導楊政河同學以「華嚴法界緣起觀之研究」為題撰寫碩士論文，此後仍援引了不少台大同學都能悉心研閱佛典，成就輝煌。

方教授對於佛學解行並重，平日亦愛靜坐，可謂「定慧等持」。今年三月二十六日雖身患不治之症，痛苦異常；然而內心仍然寧靜，自覺進入佛門須有必要手續，便由林蘇民醫師與其門人劉宇坤副教授，護送至二城承天寺參拜不食人間烟火的廣欽老和尚，虔誠接受皈依儀式，被命名為「傳聖」法號，從此成爲一個正式佛教徒。一般人都只知他中西學問至爲淵博，而不知他最後仍然歸結到佛家信仰，口唸佛號，發願往生，解行相應。這正是中國哲人知行合一的典型。